

那些风雅的

秋之别称

文/卜庆萍

原创
投稿邮箱 gembs@163.com

古人观天地运转，察草木枯荣，望山川变色，将流转的时光凝成诗意的刻度。《尔雅·释天》中便为四季赋予了雅致别称：春为“青阳”，夏为“朱明”（亦作“长夏”），秋为“白藏”，冬为“玄英”。这些称谓藏着古人对时序的细腻感知，让寻常四季多了层温润诗意。其中，秋的雅称尤为丰赡，细细品来，每一个都透着盎然诗意与优雅韵致，令人拍案叫绝。

“时维九月，序属三秋。”王勃在《滕王阁序》中的名句，让“三秋”成为秋天最经典的称法之一。因秋季三个月分称孟秋七月、仲秋八月、季秋九月，三者合称“三秋”。这一称谓在古诗文中含义灵动，既可指代整个秋季，也可特指季秋（即九月），还可表示秋季的三个月时光，尽显时序的层次感。

孟秋七月的别称自带烟火与浪漫：“兰月”因兰花清香萦绕得名，藏着文人眼中的清雅意趣；“瓜月”呼应瓜果飘香的丰收图景，是大地馈赠的直白写照；“巧月”则关联农历七月初七的七夕“乞巧”习俗——女子向织女祈求巧艺，让这个月份承载了对聪慧灵巧的美好向往。每一个名字都蕴含着自然物候与人文习俗的双重内涵。

仲秋八月居于秋之正中，又逢中秋佳节，别称更显温润：“桂秋”“桂月”直接源于此时桂花盛放的景致，既映照着自然节律，又因桂花常与中秋团圆场景相融，寄托着人们对圆满的期盼；“仲秋”点明其为秋季第二个月的时序属性，与中秋佳节的时间关联密不可分；“正秋”则侧重秋季正中的时段特征，是对季节流转的精准描摹。

季秋九月渐入秋深，别称尽显清寂与韵味：“菊月”因菊花怒放而得名，是此时最鲜明的物候印记；“晚秋”“暮秋”凸显其作为秋季末尾的时序特点，带着时光渐逝的淡然；“凉秋”则紧扣天气转凉的气候特征，直观传递出时节的温度变化。每一个称谓都从不同维度勾勒出季秋的独特气质。

“金秋”是秋天最为人知的雅称。人们常以为此名源于秋日黄叶纷飞、大地金黄的景象，实则其背后藏着古人的五行智慧。我国古代五行学说认为，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构成万物，且各主一方一时：木主东方与春季，火主南方与夏季，金主西方与秋季，水主北方与冬季。因秋季与“金”对应，故得名“金秋”，亦别称“金天”。陈子昂在《送著作佐郎崔融等从梁王东征》中便有“金天方肃杀，白露始专征”的诗句，印证了这一称谓的文化渊源。

与“金秋”相呼应，秋天还有“金素”“素秋”之称。南北朝谢灵运在《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发都》中写道：“述职期阑暑，理棹变金素。”李善注曰：“金素，秋也。秋为金而色白，故曰金素也。”“素秋”一词更常见于诗文，李商隐《端居》中“远书归梦两悠悠，只有空床敌素秋”，杜甫《秋兴八首》其六“瞿塘峡口曲江头，万里风烟接素秋”，皆用此称。“素秋”极易让人联想到秋霜的清冷、秋月的皎洁、秋水的明净，自带孤独寂寥之感，故常被漂泊异乡的诗人用作情感载体，抒发羁旅之愁。“素秋”亦叫“素节”，王绩“忽见黄花吐，方知素节回”、欧阳修“我来夏云初，素节今已届”等诗句，都可见这一称谓的流传。

缘于“秋为金而色白”的属性，结合秋季收获储藏的物候特征，秋天又被称作“白藏”。《尔雅·释天》中“秋为白藏”的明确记载，奠定了这一称谓的典籍地位。历代诗文多有沿用：魏晋傅玄以“白藏司辰”展现季节与时序的关联，唐代《十月奉教作》用“白藏初送节”描摹秋冬交替的景致，让“白藏”成为兼具色彩内涵与物候特征的经典雅称。

秋的雅称远不止此——“清秋”见其澄澈，“高秋”显其辽远，“霜天”状其清寒，“桂序”闻其芬芳。每一个名字都是一幅秋景，每一种称谓都藏一段文脉。秋日风情万种，文化意涵悠长，岂一个“秋”字可尽述！

等风来，等霜降

文/贾如

霜降的时节，特别容易想家。想念那间老屋的土夯墙，想念门前那株被秋风吹红的柿子树。

老屋所在的院子，太奶奶住过，奶奶住过。家传四代，老屋也翻盖过两三回，每回都觉得柿子树占地，可最终，它还是留了下来。仿佛它扎下的不只是根，更是这个家看不见的脉络。

听说，这棵柿子树的小苗，是随太奶奶的花轿一起来的。到了奶奶当家时，它早已枝繁叶茂，挺拔如盖。它就在房前自然生长，无人特意照料，唯有年底池塘清淤泥时，爷爷会挑上两担，埋在柿子树下做肥料。

奶奶最爱在这深秋时节坐在树下，看柿子由青转黄，再由黄泛红，像一盏盏小灯，渐次点亮枝头。素朴的院子被映亮了，她那双看过几十年风霜的眼睛，也被映亮了，那柿子红彤彤的光，仿佛也照进了她平凡的乡野生活，在心底铺上一层安稳的暖意。

只有我们这帮孩子最是心急。那些半红半青的果子在叶间探头探脑，像藏着无数勾人的小精灵，惹得我们天天仰着脖子，目光里尽是饥渴。趁奶奶忙着生火做饭，我们便偷偷找来竹竿。可青柿子硬邦邦地敲不下来，熟透的又软得一碰就烂，急得人抓耳挠腮。胆子大的男孩便往手心唾两口唾沫，“噌噌”往树上爬，急得奶奶大喊：“快下来！树丫脆，摔下来可怎么得了！莫急，再等一阵，等霜降了，风把柿子吹红了，人人都有份……”

我们总在猜，秋风几时会来，没等我们猜出答案，霜降便悄然而至。经霜的柿树叶，橘红或者暗黄的，驾着秋风纷纷落下。枝头的柿子仿佛一夜就红了，火红的柿子，挑在高高的枝头，像一个个红火喜庆的红灯笼，点亮在光秃秃的枝杈间，这簇喜庆的红，便成了萧瑟村庄一道沉静燃烧的火焰。

“秋分柿子如瓜皮，霜降柿子软如泥。”这话一点不假。霜降后的柿子，上面蒙着一层薄薄的白

霜，像姑娘脸上羞答答的纱。下柿子那天，是孩子们的“大日子”，爷爷扛着长长的竹竿，竿头绑着铁丝挽的网兜，看准一颗，高高举起，网兜对准柿子轻轻一拧，果子便稳稳落入网中。树下的我们一哄而上，从网兜里抢出柿子，等不及撕皮，直接用手指在软乎乎的柿子上抠个小洞，撮起嘴唇猛吸一口。那果肉软糯、清甜，凉沁沁地滑入喉咙，成了秋天最独一无二的甜蜜印记。

奶奶总要叮嘱：“树上的柿子，不能摘尽，得留些给过冬的鸟儿，花喜鹊、麻雀也得尝尝鲜。”她望着枝头剩余的那片红，又说：“留些红彤彤的在树上，过日子也有个红红火火的念想。这一颗一颗挂在那儿，就是万事（柿）吉祥，事事（柿柿）红。”

后来，我外出求学、工作，离老屋和村庄越来越远。每年霜降前，奶奶的电话总会准时响起，告诉我柿子又快红了，等我回去一起摘。可我，却再也没有在那个时节回去过，不知那老屋旁的柿子树，除了等风来、等霜降，是否也多了另一份无言的等待。

直到爷爷奶奶相继离世，我才再次回到老屋。那已是霜降之后，寂静的村庄里，土黄的夯土墙静默着，青瓦斑驳，黧黑皴裂的树干沉默地伸着枝桠。就在那稀疏的枝头，竟还悬着十几颗朱红的柿子，圆润、饱满，像凝固的火焰，在灰蓝的天色下，渲染成一幅绝妙而苍凉的水墨画。

老屋土墙今犹在，残门锈锁久未开。儿时玩伴今何在？满树红柿无人摘。

风过影动，满树的枝果微微摇晃，似乎依旧在等待，等一场风来，等一场霜降，等一个被点亮的归来。